

颜廷瑞

著

威震

台湾回归历史纪实丛书

台海

康熙统一
台湾纪实

解放军出版社



顧廷瑞

威震

台海

中國通商口岸
上海三友社



颜廷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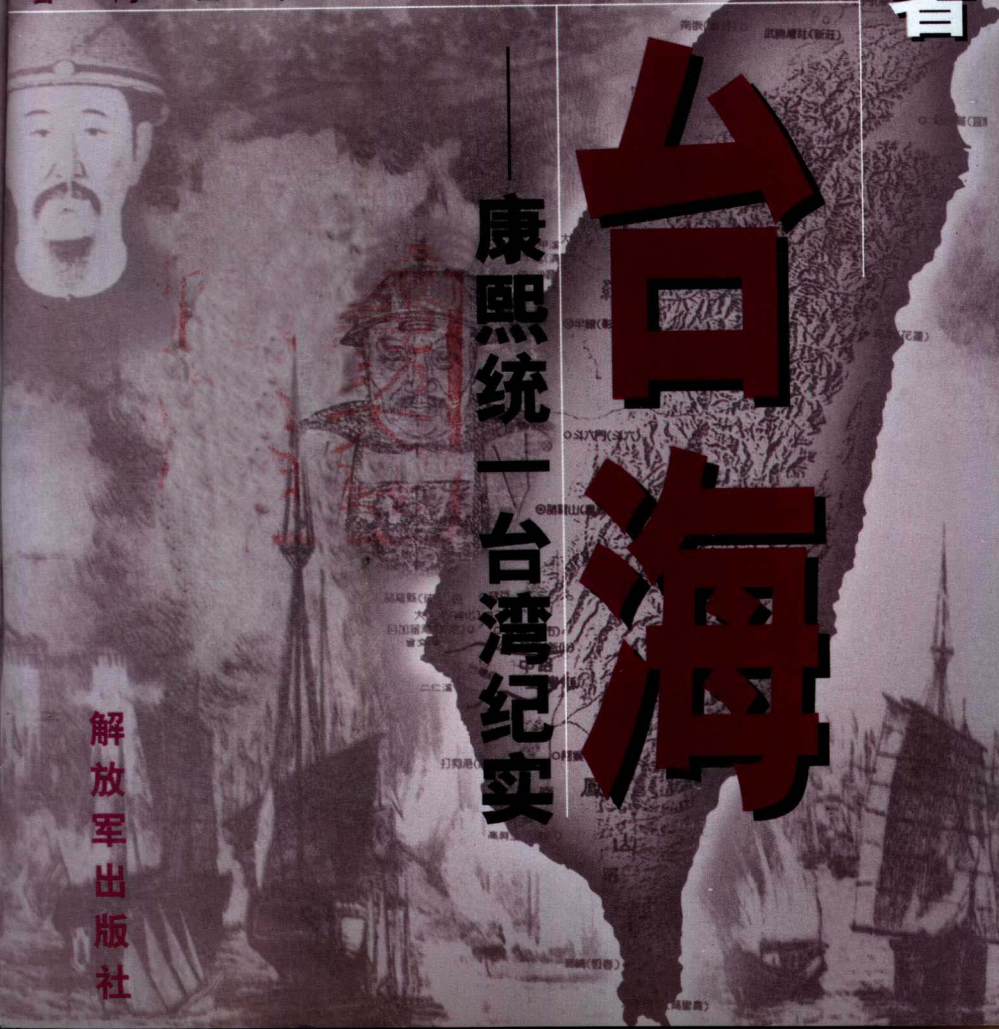
威震

台湾回归历史纪实丛书

台海

康熙统一台湾纪实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震台海:康熙统一台湾纪实/颜廷瑞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台湾回归历史纪实丛书)

ISBN 7-5065-3496-7

I. 威… II. 颜… III. 台湾统一-清代历史事件
IV. K249.205

书 名: 威震台海
——康熙统一台湾纪实

著 者: 颜廷瑞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春华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91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册

书 号: ISBN 7-5065-3496-7/K·417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聚米堪图,深夜梆鼓,历史恩怨。施琅面对“海图”读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二章	(28)
薄雾轻烟,人潮涌动。施琅以子作质闯入刑场。	
第三章	(49)
秋思海潮,宫内听审,年轻皇帝在苦苦寻觅。	
第四章	(74)
夜色如磐,凄风苦雨,郑经在忏悔中病逝于北园别馆。	
第五章	(104)
畅春园茅屋涂茨,康熙皇帝玄烨接到内大臣施琅一份奇特的《疏奏》。	
第六章	(132)
雾锁楼台,雾漫花木。北园别馆病情沉疴的董太后。	
第七章	(155)
涵光银海,荷莲飘香,康熙皇帝在瀛台为施琅饯行。	
第八章	(177)
施琅微服进入福州城,总督府大街华灯灿烂,万人空巷。	
第九章	(204)
姚启圣、施琅的“讨伐通牒”到达台湾承天府。鹿耳门郑克塽“拜将送征”。	

第十章..... (227)

姚启圣来到厦门水师大营。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

第十一章..... (262)

水师南下,战船北移,进军受挫。一场风波在京都兴起。康熙皇帝把“专征”权授予施琅。

第十二章..... (303)

征帆云集,风涛震撼,黑潮烈火,血溅声喧。澎湖决战,演出了中国海战史上最壮阔、最雄伟的一幕。

第十三章..... (328)

天心有情,时势有情,民心有情,兄弟相逢泯恩仇。

第十四章..... (355)

元宵佳节,“繁星缀海”,瀛台腾起了“台湾回归”的辉煌赞歌。

第一章

聚米堪图，深夜梆鼓，
历史恩怨。施琅面对“海图”
读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公元1680年(清王朝康熙十九年)，是康熙皇帝玄烨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藩之乱”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春天的蕙风，夏天的薰风，秋天的金风挟带着全国各个战场呈送塘报的“哒哒”马蹄声，接连不断地驰入北京，铸造着年轻皇帝玄烨亲政以来的第一个辉煌。朝廷为了张扬平叛战争的声威，适时地摘取塘报中的喜讯佳音，以黄绢作纸，大字书写，制成“告示”，接连不断地张贴于午门东侧道路衢口一架特设的木榜上，供京都黎庶阅览。

——湖南战场：叛乱首恶、自立周国，自称周帝的吴三桂，于前年(1678年，康熙十七年)八月病死于衡州后，其孙吴世番继位称帝。在清军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和岳州水师提督万正色的率军反攻下，克长沙，复衡州，水陆夹攻岳州，吴军将领陈珀等人投降，吴军全线溃败，吴世番退守贵州。湖南全境收复。

——陕甘战场：清军抚远大将军图海，带着叛而复降的陕西提督王辅臣进京。王辅臣原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兵官，附吴三桂叛乱，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曾扰临洮、洮州、河州、兰州、秦州、绥德、延安、定边诸城，大乱陕甘，两年前兵败平凉投降。朝廷赦其叛乱罪，复其原官，加太子太保，树起了一个“招抚”的典范，平息了陕甘叛乱。

——四川战场：清军陕西提督赵良栋、甘肃提督张勇、平凉提督王进宝，分三路挥师入川，与吴军大将王屏藩决战于保宁，王屏藩兵败自杀，清军乘胜进击，收复了顺庆、略阳、成都、建昌、兴安、巫山、夔州、重庆诸城。四川叛乱平息，俘吴军将军以下官员一百多人，现正在押往北京途中。

——浙赣闽战场：附吴三桂叛乱，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的耿精忠（耿仲明之子），在清军康亲王杰书、贝子赖塔的率军反攻下，先败于长乐、饶州，再败于浮梁、乐平、宜黄、崇仁、三败于仙霞关，在清军进逼福州中，势穷投降。现在押往北京途中。受吴三桂、耿精忠“遣使联络”的台湾延平王郑经，率领兵马三万，战船三百艘，在厦门登陆，参加“三藩之乱”，曾占据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潮州、惠州七府，在清军康亲王杰书、福建总督姚启圣、水师提督万正色率军反攻下，先败于乌龙江，再败于兴化、泉州、汀州、漳州，三败于厦门、金门，全军几至覆没，现已丢弃沿海岛屿，败回台湾。浙赣闽全境收复。

——广西战场：附吴三桂叛乱，自称安远王孙延龄（孔有德的女婿）及其叛将柳州提督马雄已死，马雄之子马承荫，降而复叛，已被平南将军、贝子赖塔押进北京，并将在午门外斩首。

——广东战场：附吴三桂叛乱、被吴三桂封为招讨大将军、辅德亲王的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已被康熙皇帝赐死于广州，其亲信叛将广东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钺已在押往北京的途中。

——云贵战场：清廷已命令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彰泰、绥远将军蔡毓荣、勇略将军赵良栋向云贵进军，康熙皇帝同时颁诏招抚

吴军将领胡国柱、郭壮图、夏国相、吴应麟等人，最后围歼吴世璠的战斗即将开始。

捷报，接踵而至的捷报，一日一新的捷报，驱散了七年来笼罩京都的凝重沉寂。木榜之前，人山人海，议论之声，如涛如潮，形成了康熙十九年北京街头的一大奇观。

捷报，东西南北的捷报，激动人心的捷报，慰藉着年轻皇帝“殚思焦虑”的壮心，安定着朝廷百官“莫知所归”的惊心，宽适着京都黎庶“希冀安宁”的忧心，展现了战乱即将结束的光明前景。紫禁城内的百官，若癫若狂，酒宴连日，弹冠相庆；紫禁城外的黎庶，欢欣鼓舞，鸣鞭放炮，秧歌塞巷，沸腾的北京城迎来了天高气爽的金秋。

就在这金秋九月第三天的黄昏时分，一张白绢大字书写的“布告”贴上了午门木榜，展现在京都黎庶眼前：

台湾奸细朱霖(男，三十五岁)，阿鳗(女，十七岁)，潜入福建、北京，窃取军情，结交故旧，图谋不轨。赖圣上洪福，被我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军和平南将军贝子赖塔捕获。该两犯狡滑奸诈，冥顽不化，供词支离游移，包庇同党。现已查明：奸细朱霖，乃台湾海贼巨首刘国轩水师左虎卫陈公飞的参将；奸细阿鳗乃海贼陈公飞留在福建之女。经刑部审讯议决：康熙十九年九月四日辰时一刻，由贝子赖塔和万正色将军监斩，于午门外刑场处以极刑……

这是平定叛乱战争七年来在京都第一次张榜杀人，而且将在午门外开斩，这种不是献俘，形同献俘的特殊举动，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特殊关注和兴趣。当这张白绢黑字的“布告”映入人们的眼帘，似乎有一股冷森之气凜遍全身，拥挤争看的人群在一阵沉寂之后，骤然哗声腾起，沸沸扬扬，各抒所见：有的诅咒台湾郑经“贼心不死”，有的赞扬赖塔和万正色“办事精明”，有的叫嚷奸细朱霖“该

杀”，有的惋惜少女阿鳗“冥顽”，有的打听“海贼巨首”刘国轩是何等人物，有的询问海贼陈公飞的“左虎卫”是何种官衔，更有几位京都年少，高喊着少女阿鳗的名字，对其腰身、姿色、容貌瞎猜胡扯。突然，一位年近三十岁的锦衣汉子跳到木榜前，指着“布告”上奸细朱霖、阿鳗的“罪状”，神采飞扬地高声喊道：

“爷儿们，这里瞧，这‘窃取军情’四字写得明白，可这‘军情’从哪儿‘窃取’，就叫人糊涂了。你我百姓的口袋里有‘军情’吗？朝廷一般官员的袖桶里有‘军情’吗？‘军情’在哪儿？在执掌军权将军们的嘴巴里，在参予军机大臣们的脑袋里……”

木榜前的人们停止了议论，望着“布告”上“窃取军情”四字，都愣神犯傻了。

锦衣汉子适时地提高了嗓音：

“爷儿们，再往这里看，这‘结交故旧’四个字写得可是大有文章，台湾奸细的‘故旧’是谁？总不会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吧？总不会是身居北京城的八旗、绿营将领吧？这些人不是台湾奸细的‘故旧’，而是台湾奸细的‘对头’……”

木榜前的人们似乎一下子通悟了，在唧唧喳喳的议论中，不约而同地把猜度的目标，对准了二十多年来陆续归顺朝廷的原郑成功、郑经的部将，有人竟然喊出了郑鸣骏、周全斌、何义、黄廷、杨富、陈蟒、施琅等人的名字。木榜前的人们一下子神情凝重紧张了：这么多的郑军投降将领住在京都，而且有的已居朝廷内大臣的高位，不正是怀揣“军情”、为台湾奸细“结交”的“故旧”吗？

锦衣汉子看着人群神情的变化，得意地笑了，然后清清嗓音，大声说道：

“请诸位爷儿们再看这十个大字：‘供词支离游移，包庇同党’。这十个字真是妙不可言，请大伙转动心机想想，这‘支离’两字是什么？大概是挤一点，说一点，不成套、不完整；这‘游移’两字是什么？大概是一会儿说这个人，一会儿说那个人，说法不定，讲事太多；这‘包庇同党’四个字才算是说明了要害，可见‘同党’之多，不是一

个，也不是两个。我敢担保，明天清晨这一刀下去，准会牵出一群大个的奸细来！爷儿们，明天清晨到这儿看热闹吧！”

木榜前的人们附和着、起哄着、喧嚷着、“噢噢”地吼叫着，引得四周街巷里的人群蜂拥而来。

在这片哗声议论、高声猜度、起哄吼叫的人群中，一位身体单薄、面容清秀、着装朴素的年轻学子，神情凝重，沉默不语，目光久久停留在“布告”上。也许他也对这张特殊的“布告”有着特殊的关注，也许他也在琢磨“窃取军情，结交故旧”这八个字中含有的杀机，也许他也在品味“供词支离游移，包庇同党”这十个字的可怕含意，对周围人们的议论、喧嚷和那位锦衣汉子的慷慨激昂，并未特别留心，仍陷于自我的沉思之中，只是在人群中喊出“施琅”这个名字的刹那间，他周身一凛，面色变得苍白，额头的汗珠渗出，滚落在他消瘦的面颊上，他惊恐地向锦衣汉子一瞥，心头不禁一震：这不是都察院给事中孙蕙大人的长公子吗？他急忙低下头颅，转身挤出了人群，沿着大道旁一排落叶的杨柳桑槐，加快步伐，急匆匆地向东走去。落日的霞光照映着他单薄的身影，身后木榜前不停腾起的喧嚷声、吼叫声似乎追赶着他、鞭笞着他，他终于拐进一条北去的胡同，拐入了一片霞光照不到的黄昏阴暗中，在一座门楼高耸、嵌有“内大臣施府”门牌的官邸前，他摆脱了身后那种声浪的追逐，气喘吁吁地敲响了厚重的朱红大门。

门开了，他一阵头晕，体力不支地跌进门里，被年已六十岁的老门人施祥双手抱住：

“二公子，你，你这是怎么啦？”

他神情慌张地转过身来，抬起门栓，“咔嚓”一声关上了大门。

老门人施祥惊诧：

“二公子，出了什么事？”

“老爷在哪儿？”

“在书房。”

“我，我要禀报老爷……”说着，他拔腿向后院书房走去。

老门人施祥急忙追上拦阻：

“二公子，你忘了，老爷在书房，除了六公子世骠奉侍外，是不许任何人打扰的。”

他闻声嘎然止步，转过身来，抓住老门人的双手：

“大伯，求求你，带我去书房见老爷吧！”

老门人连连摇头：

“世纶啊，老爷近几年来脾气越来越坏，这是他定的规矩，我也不敢啊……”

二公子施世纶情急，“扑咚”一声双膝跪倒：

“大伯，灾祸就要落到咱们施府了！”

老门人施祥一下子惊呆了。

内大臣施琅的府邸，是京都六位内大臣府邸之一，也是一座三进屋宇建筑的四合院，其规模的宏阔，气势的宏大，仅次于京都诸王贝勒和四位辅政大臣的王府、相府。十三年前（1668年，康熙七年），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以断绝粮食、布疋、铁、钉、油、麻等物，对台湾郑经集团进行经济封锁，企图以此逼迫台湾郑经答应议和，除强令沿海五十里地区居民举家内迁外，并撤销福建水师，尽裁水师兵将，焚毁战船，身为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被调进北京任内大臣之职。这座庭院就是朝廷对他“隆重优遇”的体现。

这座庭院，和其他五位内大臣的庭院一样，也有堂皇的亭台楼阁，也有彩饰的曲径回廊，也有精巧的假山花园，也有典雅的客厅。但有一处，是京都所有府邸，包括诸王贝勒的府邸，绝对没有的。那就是以后进五间屋宇改作的一座独特的书房。这座书房里最重要的“典籍”，是用绿豆、白米印制的。

在施琅闲居这座庭院的十三年里，紫禁城内的争斗，闹得你死我活，辅政大臣索尼病死，辅政大臣鳌拜专权，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鳌拜杀掉，皇帝玄烨亲政，鳌拜伏诛，紫禁城外，“三藩叛乱”爆发，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省的平叛战争，打得天昏地暗，可这座庭院里的主人，却

在寂寞安闲地度着这烽火不息、战马嘶鸣的岁月。内大臣的职责，原本就是虚无的“协助领侍卫大臣掌院领侍卫亲兵”，原本就是名誉上的“与散秩大臣翊卫扈从”，原本就是文字上的“皇帝出巡时的前引”，原本就是一种有职无权的安闲啊！

十三年过去了，这座庭院更变得冷清沉寂了，堂皇的亭台楼阁已经陈旧失色，彩饰的曲径回廊已经褪色剥落，精巧的假山花园已辟作菜地瓜架，典雅的客厅已尘漫杯盘，唯有那座独特的书房，却变得更加完备、更加充实、更加精致、更加辉煌了。它是施琅十三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翻阅历代二十一史，借鉴古今成败和历代名臣名将言行的课堂，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精神寄托的场所，它是施琅十三年来才智谋略驰骋的天地，它也是施琅十三年来卧薪尝胆、希冀飞腾的起点。近半年来，施琅的昼夜几乎都是在这座书房里度过的。

老门人施祥带着二公子施世纶，穿过回廊，登上书房门口的台阶，轻轻地拉开房门，刚刚跨进门槛，耳边突地响起一句森厉的喊声：“掌灯。”

这是施琅的声音，声威殄人。老门人施祥胆怯地停步，二公子施世纶惶恐地倚墙恭立。施琅身边一位少年，一声应诺，便快捷快速地点燃了四周蜡台上的烛火。烛光跳动，眼前突地展现出一片浩瀚碧绿的海洋和海洋中银色的岛屿港湾，四壁变蓝了，书架变蓝了，门窗变蓝了，烛光变蓝了，书房里似乎骤然腾起了隐约的涛声，涛声似乎送来了天风海雨的雄迈壮阔。二公子施世纶瞪目了，老门人施祥口呆了：这是一幅“台湾、澎湖海域图”啊，硬木作框，高出地面一尺，纵约二丈，横约三丈，几乎占据了五间屋宇的全部。这幅“台湾、澎湖海域图”，铺绿豆作海洋，堆白米作岛屿，清晰鲜明，一目了然，台湾似一片荷叶，横卧水面，抵浪柱涛，彭佳屿、棉花屿、花瓶屿、龙屿、鹿屿、琉球屿、七星岩、兰屿、绿岛、龟山岛、钓鱼岛似颗颗珍珠，环岛列置，成众星拱月之状，不沉不没，闪光放彩；澎湖似一朵梅花，临流开放，澎湖岛、吉贝屿、白沙岛、渔翁岛、八罩岛若绽

开的花瓣，簇簇生辉，相依相恋；在台湾、澎湖港湾里，排列着用竹枝制作的无数袖珍船只，那是郑军刘国轩的水师，并用半尺长、三寸宽的黄绫插牌，注明着船数和兵力；在澎湖、台湾的岛岸上，散布着密密麻麻的三角形红绸碎片，那是刘国轩构筑的炮台、墙堞，黄绫插牌上注明了墙堞长短高低、炮台的位置、炮型和兵力的多少。我侧一方的海坛岛、南日岛、湄州岛、金门岛、厦门岛、东山岛、南澳岛，从北至南，倚大陆而立，条条红线从港湾伸出，蜿蜒于碧绿海面，通向澎湖、台湾，黄绫插牌上，分别注明着航程水道。

洞悉敌情的海图，克敌制胜的海图，随着敌情变化而不断完善的海图，在烛光的跳动摇曳中，托出了一个波涛汹涌、战帆高扬、烽烟弥漫、杀声嘶吼的战场，也托出了“海图”西侧，高踞坐椅、披衣散发、神情凝重、纵目东眺的施琅。他似乎没有察觉老门人施祥和第二子施世纶的到来，目光如箭，牢牢地盯着波涛汹涌中的澎湖岛。

掌灯少年、施琅第六子、十六岁的施世驃站在父亲身边，焦急地望着老门人和哥哥，几次目视他俩赶快离开，以免因打扰父亲思索而受斥受罚，但施祥和施世纶浑然不知，两颗心都跌入这幅翻滚着烽烟波涛的“海图”里。

二公子施世纶心悟了。他本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施琅的八个儿子中，以“敏而好学”、“苦节自厉”而得到施琅的喜爱，因其自幼多病，体弱单薄，施琅禁其接触兵事，也禁其进入这座书房，以免分散心力，影响学业上的长进。今夜，他第一次闯进这座书房，就被这幅“海图”吸引了，而且很快通悟了这幅“海图”的奇特和珍贵。这就是父亲十三年来心读手著的“典籍”啊，这是一部天书，这是一部大书，这是一部活书，也是一部亘古以来只能用心解读的奇书。可父亲这颗苦心、恒心、用心、忠心，朝廷理解吗？皇上理解吗？贝子赖塔和都察院弄笔舞墨的大人们理解吗？十三年来忍辱负重的父亲啊！他抬头望着神情专注、把全部心血才智投入眼前这片海域的父亲，眼湿鼻酸了……

老门人施祥一颗苍老的心发热振奋了，他原是施琅身边的一

名亲随,跟随施琅在海风海浪中跌滚了二十多年,他了解这条条红线标出的条条水道航程对扬帆行船的重要,他清楚掌握敌情对生死搏斗的重要,他更明白施琅眼前所作所为的重要,这一切都关连着千万水师兵将的生命,都关连一场海战的胜负啊!昔日海风海浪中的火热生活,似乎一下子健壮了他的躯体,搅热他的心肠,骤然间觉得自己年轻了,他笑咪咪望着年已五十九岁的施琅,似乎也变得年轻了。是啊,那健壮伟岸的身躯,仍带着海风海浪锤炼出的强悍;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仍带着海风海浪雕凿的威严;那浓黑如剑的双眉,仍带着海风海浪凝成的英气;那炯炯环睁的眼睛里,仍带着海风海浪激发的刚烈;那紧闭稍垂的唇角,仍带着海风海浪存留的狂傲;那双着地有力的脚板,仍带着海风海浪摇撼不动的坚定。老门人施祥似乎回到了过往的年月,进入了当年亲随的角色,以亲兵独有的相知和骄傲,护卫着主帅进攻的凝重思索,注视着主帅思索中的神情变化,等待着主帅的最后决策,倾耳等候着主帅即将发出的军令。他此刻紧紧抓住施世纶的一只手腕,暗示二公子“莫要作声”,施世纶在对父亲的一贯敬畏中领悟了,紧紧咬住了牙关。施祥的手越握越紧,握紧了施世纶衔在牙齿舌尖的“木榜布告”,也握紧了这座书房里烛光燃烧的宁静。

在这宁静得沉重、宁静得死寂、宁静得慑魂销魄的紧张中,施琅久久审视澎湖的目光锃亮、急切、进逼和高度凝聚,整个的身形气质也变得全神贯注,重心高提,两肩张耸,气息凝屏、势欲腾起,似鹰鸢翱翔俯视已发现猎物,似黑豹伏卧待击已盯住了目标。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胸口,他知道,主帅已窥见了敌阵薄弱的要害,已到决策的关键时刻,该作出战船进攻的安排了。果然,施琅的目光从澎湖慢慢地移动,移向波涛翻滚的海洋,移向湄州岛通向澎湖的水道,移向晋江湾通向澎湖的水道,移向金门岛通向澎湖的水道,移向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并在铜山港通向澎湖蜿蜒的红线上停留下来,紧皱眉头地沉思着。施祥的目光也随着主帅的目光移动,当看到主帅的目光在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上不移不离时,他

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这条水道，暗礁密布，非技高航手不敢航行，且春秋之际，南风少有，额头上的冷汗涌出，着实为主帅即将作出的决策担忧了。突然，施琅的目光抛开了铜山港，一下子跳落在金门岛，并随着金门岛伸出的红线直射澎湖。施祥精神一振，几乎喊出声来，他看得明白，主帅决策已定，要乘北风进攻澎湖了，接着便是拍膝而起，调兵遣将，发号施令，他睁大眼睛，挺起胸脯等待着，谁知主帅突然长吁一声，气消神散，颓然闭上眼睛。施祥的一颗心随而下沉，全身失力，骤然间明白了主帅此时的所在：闲居京都，手下无兵可调，无将可遣，身边只有自己这样一个亲随，已是老而无用了。他紧握施世纶手腕的手，颓然散开，无力地垂下。施世纶却如得到解脱，跨步向前，突然跪倒，发出了一口急切的呼叫：

“父亲，儿有事禀报……”

施琅猛地睁开眼睛，眸子一瞥，发现了跪地的二儿子，霍地站起，怒气冲腾，正要发作，老门人施祥急忙跨步向前，以当年亲随之礼单腿跪倒在施世纶身边，声音怆楚地拱手禀报：

“将军，二公子要禀报的事，也是重要军情啊……”

年老亲随的出现和年老亲随亲切的军礼、怆楚的神情和怆凉的话语，一下子触动了施琅心底十三年来积郁而成、莫名其妙的愁结，突然预感到一种不祥的降临，竭力压抑着心头升腾的怒火，怒视着不听训示、不专学业、闯入书房的施世纶，坐落在椅子上。

施琅落座了，施世纶高声禀报了：

“父亲，五天前来过咱家的那个福建女子阿鳗，已被贝子赖塔逮捕。朝廷今日傍晚在午门外贴出布告，说那个女子是台湾的奸细，明日辰时一刻将在午门外问斩……”

施琅头脑“嗡”地一震，急剧地思索着：这个名叫阿鳗的女子五天前确实来访过，她是台湾水师左虎卫陈公飞遗留在福建厦门的女儿，难道台湾郑军将领的女儿就一定是奸细吗？……

施世纶似乎发现了父亲目光中的惊诧和疑虑，昂起头颅，接着禀报：

“父亲，朝廷布告写得清楚，台湾奸细阿鳗的罪状是‘窃取军情，结交故旧，图谋不轨’，并派贝子赖塔和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军监斩……”

施琅突然感到事体的蹊跷：万正色任福建水师提督，何时回到北京？又为何临刑监斩？贝子赖塔虽为八旗驻福建的平南将军，但对台湾郑经，怯于海战，热中“招抚”，怎么也充任起临刑监斩角色？阿鳗“窃取军情”、“结交故旧”的罪状，分明是对着自己来的，陈公飞原是自己昔日在郑军时的同僚，十三年前自己任福建水师提督时，为贯彻朝廷“招抚”郑军将领的方略，曾拜访陈公飞遗留在厦门的妻子鲛娘和这个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女儿阿鳗，也曾对其母女二人进行过周济安抚。难道这十三年前的往事，不仅成了贝子赖塔认定的“故旧”，而且骤然演化成奸细举止上的“结交”了！噢，想起来了，那天来访的阿鳗，在谈了故乡十三年来的变化之后，曾提出要自己帮助搭救一位被万正色将军在厦门逮捕的台湾客人，这也许就是“窃取军情”、“结交故旧”、“图谋不轨”的全部内容吧？可惜当时在阿鳗捧出一封书信要开口诉说原委的刹那间，就被自己断然地拒绝了，既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的姓名，又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因何被捕，推开了阿鳗捧来的那封书信，封住了阿鳗话未出口的嘴巴，请那个女子离开了……

站在施琅身边的施世璠，听到阿鳗“窃取军情，结交故旧，图谋不轨”的罪状后，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那天奉父亲之命，送来访的那个女子阿鳗离开宅邸，在大门之外，阿鳗失望悲切地跪倒在地，拿出一封书信，说是故乡一位老人问候父亲的，要自己亲手恭呈父亲，自己当时望着阿鳗秀美的容颜、哀愁的眼睛和晶莹的泪珠，心软了，收下了，在阿鳗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之后，就又后悔了。五天来，父亲居书房不出，沉默寡言，心绪不好，自己不敢上呈那封书信，怕受责受罚，便一直压在自己的睡枕下，准备在父亲高兴的时候呈交父亲，难道那封书信就是阿鳗“窃取”的“军情”？就是阿鳗“结交故旧”的证物？他的心惶恐不已：自己闯下大祸了……